



《纽卡斯尔,幻灭之前》:

青春让我们告别了爱情

陈瑞琳

眼当今海外华文文坛,蔚然大观的“青春文学”显然比国内慢了一拍。当年的“留学生”作家,多是年届中年的“洋插”,赤手空拳闯荡海外,思考的主题首先是“生存”的意义。待及“新移民文学”滥觞,作家们则已迈过了青春岁月,寻找的是自己的文化归宿。但是随着海外年轻一代的新留学浪潮,追寻青春之梦的“青春祭”文学正风生水起,海外“80后”作家的崛起已经近在眼前。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80后”一代作家,享受着独生子女的优良教育,但内心并不轻松,他们比前几代作家更感身心不安。他们的作品,表层的故事放纵而伤痛、单纯而残酷,所表达的真正主题却是鲁迅先生说的“梦醒了无路可走”。

2010年,一部来自英国的令人惊心动魄的青春小说赫然摆在我的面前,作者是旅英“80后”作家西楠,小说的名字是《纽卡斯尔,幻灭之前》,发表于广西《红豆》杂志

长篇小说2010年的冬季专号,小说中发生在2004年英国冬天的故事,既有青春的疼痛,也写出“自我放逐”的酸楚;既是都市言情的讽刺,更是女性生命滴血自剖的内心告白。对应国内的“青春文学作家”,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却带给我们同一种刻骨铭心的青春体验,即面对无处安放的青春,他们都勇敢地写出了生命在年轻时代的幻灭之痛。

作者西楠,上世纪80年代出生在中国,后赴英伦读书,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硕士,曾任媒体记者、编辑、翻译,现为BBC中文部网站的专栏作家。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西楠写诗,写小说,也写时政杂文与新闻随笔。她称自己尤其渴望自由,旅英的生活有“边缘人的疏离”,也有“边缘人的清醒”。

青春的伤痛一直是世界文坛的永恒主题。生命只有一次,青春也只有一只,因此,青春的残酷与伤痛,其实正可与生死相比,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预示着一个人灵

魂的生死。尼采曾说过:“我们承受青春如同承受一场重病。”解读《纽卡斯尔,幻灭之前》,首先要理解一个颜色:“灰色”。灰色是英国纽卡斯尔天空的颜色,也是纽卡斯尔人间的颜色。小说的“导读”告诉我们:“异国,准确说是英国。纽卡斯尔,流浪者眼中灰色的城市。”在作者看来,生命的移植首先面对的是流浪,而每一个流浪者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灰色的城市。理解了“灰色”,还要理解一个特别的温度:“冷”,这不仅仅指纽卡斯尔的气候,还指那些自我流放在纽卡斯尔的外乡人的心。通过“灰色”和“冷”,才能进入小说主人公所描述的备感“孤独寂寞”的世界;才能明白书中的女主人公何以“需要拥抱着某个人的手臂才能入睡”,“需要触碰到皮肤的温度才会感到安全”。这简单而直白的诉求,所表达的正是人在极度孤独的环境中会变得脆弱和狂躁,青春的少男少女因为流浪异乡而备受煎熬。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留学生左言,告别热土亲人,来到

英伦他乡,蓦然降临的自由和孤独使她失落。关于异乡的孤独,书中曾这样写道:“我害怕孤独的程度远胜于对没钱或是对没地位的恐惧”,“我需要声音,需要体温,需要陪伴——哪怕是暂时的,需要情话——哪怕是假的”。这呼喊清晰地告诉我们:海外的岁月中所蕴含的情感挣扎有别样的沉重和残酷。

爱情虽与年龄无关,但却最属于青春。在《纽卡斯尔,幻灭之前》中,女人与男人的情感较量并没有因为在异国就改变了本质。或者说,正是因为在异国的冬天,萍水相遇的“客居爱情”更加地扑朔迷离,也更加地让人受伤。

异地生活必须面对的种种苦恼,让年轻的留学生们更渴望所谓的“享乐”,“我不快乐,但是我有快感”,这是书中的一句宣言。那“快感”虽然是暂时的,但它却是青春无法抹去的印记,也是青春用来抗拒孤独的重要武器。尽管这“快感”的最终结局必然是随风而逝,甚至连左言肚子里仅存的孩子也都化

为了血浆,但伤痛不会愈合,青春让我们彻底告别了爱情!

无论海内还是海外,当代“80后”作家的一个重要贡献正是写出了青春的原色及其身心之痛,这种青春的痛苦因为超越了物质的层面,从而能够探掘到人性的精神之源。《纽卡斯尔,幻灭之前》写出了流浪的青春在异国他乡的畸形存在,身心分裂的痛苦、茫然无依的哀伤,不仅属于青春,也存在于人的整个生命。

文学是关于记忆的——生命中最神秘、最难忘的记忆。《纽卡斯尔,幻灭之前》显然也是一段关于青春的情感记忆,它已经永远地逝去了。结局令人心碎但并不绝望,作者真正要表达的依然对青春之梦的深情渴望,留学、移民、自我放逐,都是她生命中的一种追梦体验。

这部小说的迷人,除了它的人物和故事,还有独特的语言气质。西楠的小说语言,嬉笑怒骂,色彩缤纷,不仅心理描写洞察入微,且有大量意味丰富的警句,带给读者强烈的阅读冲击。作为“80后”作家在海外的代表,《纽卡斯尔,幻灭之前》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小说凸现了西楠对青春的生存方式所作的冷峻思考以及她情感表达的激情。说到海外作家写作的优势,西楠认为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英国所特有的人文空间。说到中英文的文化的边缘化状态正给她带来更加独立的思考。

因为作者是初次踏足长篇领域,《纽卡斯尔,幻灭之前》也显现出作者在驾驭宏篇上的激情有余、技巧不足,如结构上还缺乏立体感,有些人物还嫌单薄,某些描述缺少节奏等,但这都不影响此作品独具特色的光芒。说到未来的创作,西楠说她下次再写,或从青春类转型,或再写青春,都会更加冷静,更加深入地挖掘。她说自己喜欢突破,喜欢惊世骇俗。



三访哈金

□公仲

前不久,我第三次在美国访问了哈金。我对他的访问每四年一次,是巧合,也是缘分。

哈金还是那样朴素、谦和、真诚、随意。我送了他一本我新近出的第四本自选集和一本2009年度的中国小说排行榜文集,请他看看序言中对近年中国小说发展的概括恰当与否,哈金略表歉意地笑了,说自己近年来对国内小说关注得不够。然而,在谈到书中的作家作品时,他却又如数家珍。我说,十年的文学反思,历史积淀,“从浮躁走进平静,从激情转入沉思,从近距离迈向深远”,当下中国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向历史的纵深掘进”。他表示认同。

哈金的长篇小说新作《自由的生活》是他至今写得最长的一部小说,英文版达600多页。他开始把视线转向到了美国,写在美国的新移民的生活境况,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借别人的经历,来完成自己的精神自传。在这部小说中,哈金依然是以诗歌般舒缓、深沉、朴实、宁静的语调,将自由生活背后的痛苦、压抑、悲哀和无奈都抒发出来了。哈金说,他酝酿了15年,修改了3次,可说是最用心的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就在于把大量真实饱满的在美华人的生活细节所造就的中国经验,上升到了一个普遍经验的高度。自由的生活,是有高昂代价的。在追寻自由生活的过程中,失去的恰恰就是自由。小说能给予我们如此的人生启迪,就是不朽,哈金说:“直面不朽比获奖更加重要。”

问及他近些年来的创作情况,他说,他又完成了他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已由季思聪翻译成了中文,即将付梓。

《南京安魂曲》,顾名思义是写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正巧严歌苓侧面反映这段历史的《金陵十三钗》,今年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很快就要正式放映了。哈金说,这又是一个巧合,他写小说的时候,严歌苓的小说已经出来了。他当时不敢看,怕受影响。现在知道,严歌苓写的是大屠杀几个星期的事情,而自己写了前前后后几年的有关历史,直到审判战争罪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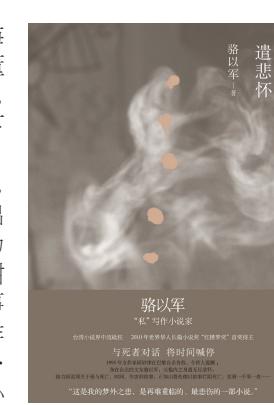
我忍不住请他发一份《南京安魂曲》的中文电子版来,我想先睹为快。毫不掩饰地说,我是在无比震撼、无比激动的情绪中读完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当年金陵女子学院院长明妮·魏德林及十几位来自欧美的国际友好人士,冒着生命的危险,坚忍着种种欺凌和屈辱,掩护救助了南京上万名难民逃脱日寇杀害的真实历史。

在小说中,哈金塑造了一位完全虚构的历史叙述人——明妮院长的助手,秘书高安玲女士。她全知全能地目击了历史的全过程,零距离地考察记述了小说主人公明妮。作为知心密友,她更可以探测到明妮灵魂深处的隐秘。这对主人公明妮形象的刻画,可谓匠心独运。同时,她作为文学中独立的艺术形象,又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她一边要全力协助明妮救助难民,处理学院日常的繁杂事务,一边还要照料家庭。她反对战争,仇恨侵略者,可又要天天陪着明妮忍辱负重地与日寇周旋。小说的结局以安玲的隐忍而生、明妮的含冤而死告终,留给人们丰富深沉的情感冲击和理性思考。

■动态

骆以军、董启章

上海书展畅谈文学



本报讯 在日前刚刚落幕的上海书展上,台湾作家骆以军、香港作家董启章各携新出版的简体版作品亮相,通过多场文学活动,给大陆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学作品是作者的个性化创作,充满了浓郁的个人气质。在大陆推出《遣悲怀》简体本的骆以军,被称为“私”写作小说家。他的文风离奇、酣畅,给人独特的阅读快感。爱讲故事的骆以军把个人生活充分融入了写作中,他的记忆、他的生活、他的梦……个人化的书写,往往引起读者直达心灵的共鸣。

《遣悲怀》是骆以军在《西夏旅馆》之前声誉最高的一部长篇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的简体中文版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已于8月面世。该书是骆以军与自杀身故的台湾女作家邱妙津的生死对话,诉说关于爱和死亡、时间、伤害的故事。骆以军自称“这是我的梦外之悲,是再难重临的、最悲伤的一部小说”。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认为,该书是“新世纪台湾小说第一部佳构”。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现从事写作及写作教学,著有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名字的玫瑰》《安卓珍尼》《体育时期》等。其小说《物种起源·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衣鱼简史》将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于9月出版。《学习年代》为董启章“自然史三部曲”第三部的上篇,下篇尚在写作中。三部曲依次为《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和《物种起源·贝贝重生》上篇《学习年代》)。《学习年代》讲述女主人公阿芝逐渐走过的知行合一的学习年代,从读书会到剧场到行动抗争,从大江健三郎、萨拉马戈……梭罗、歌德回到大江健三郎,小说中各种文学与思想性著作、主题与人物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互相应和。《衣鱼简史》共收录中短篇小说8篇,其中一篇为最新作品《与作》。作者以创作反省创作,透过虚构与真实的辩证直至形而上思考的层次,演示生命中神秘幽微的交错瞬间与不可预料。小说与历史如何虚实互补,真假互证,是董启章长久关注的问题,《衣鱼简史》中的小说就包含了“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去反思历史本身”的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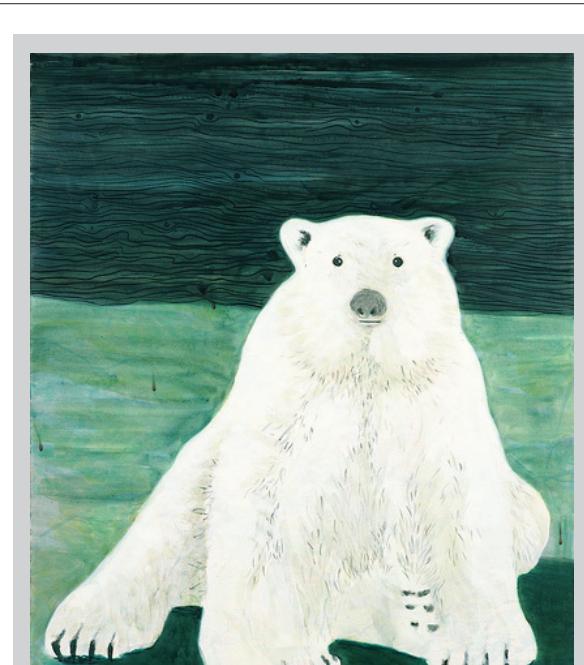
谈到各自的创作体验,骆以军引用董启章在《体育时期》中反复提及的20世纪葡萄牙诗人费南多·佩索阿的一段话:“我创造了自己各种不同的性格。我持续地创造它们。每一个梦想,一旦形成立即被另一个来代替我做梦的人来体现。为了创造,我毁灭了自己。我将内心的生活外化得这样多,以至内心中,现在我也只能外化地存在。我是生活的舞台,有各种各样的演员登台而过,演出着不同的剧目。董启章则称自己最近在思索“另外的人生”或“可能的人生”。“因着写小说的不实在,而又蚕食着真实人生的时间,而加倍觉察到人生的无法挽回”。他认为,骆以军是在“梦”里寻找到这种状况的感怀方式,而自己却在物理学时空的观念里找到寄托的模式。小说本来是孤独的,又因孤独而内向,而以自我为中心。但没有小说是不行的。“有了小说,我们称得上是我们。”

在活动中,骆以军、董启章还以“青春作伴好还乡”为题,一起讲述了文学“还乡”的经历和感受。董启章谈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乡土”是指香港,“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香港文学一直以来都是在一个我们的乡土,就是香港这个城市”。文学“还乡”就是回到作家写的地方。董启章眼中还有另外一个乡土,这可能是更根本的乡土:文学的乡土就是语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所以每一个作家最终都要回到语言本身,不同的作家一定要探索不同的语言。当然不同的语言有主观的部分,即作家是如何把它创造出来的;也有客观的部分,就是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作家可以发挥的空间。作家在探索语言的时候,事实上是要建立与乡土的联系,再回到现实里面去。”

■书讯

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 小说卷出版

本报讯 “雨虹丛书/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小说卷(五册)已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阳光)出版社出版发行。“雨虹丛书/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由钱虹任主编,已出版的五部小说包括三位美籍华人女作家的作品,严歌苓《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小说集)、陈漱意《双姝恋》(小说集)、婴子的近作《男人的泪》(长篇小说);以及中国台湾女作家陈若曦《慧心莲》(长篇小说)与旅美女作家虹影的《女子有行》(修订版)。即将与读者见面的还有尤今(新加坡)、吕大明(法国)、吴玲瑶(美国)、蓉子(新加坡)、谢馨(菲律宾)等海外华人女作家的散文集《菩萨的境界》《世纪爱情四贴》《幽默无处不在》《老来风情》与诗集《脱衣舞》五册。(华文)



北极熊 林东鹏作

华文
唐连成画

刘轩:随着城市的节奏漫游

□黄尚恩



从“流浪”到“漫游”

刘轩称自己特别喜欢“爵士乐般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写作上特别注重即兴发挥。《随着城市的节奏漫游》就只是随意地跟读者分享一些自己在时尚、亲情、教育、音乐、都市爱情、旅游等方面的感触。全书分为“我终于抵达的新世纪”“现在和以后的乡愁”“我乐士浮士录”、“城市一瞬”、“从远方回来以后”等五章,在前四章的章末刘轩分别写给一个人——给未来的自己,给女儿千千,给启发自己小时候学琴的德彪西,也写给读



者。读他写给千千的信时,实在令人莞尔,一个认真的爸爸满怀感动、伏案苦思、谨慎下笔的形象立现眼前……

从《放任心中的第一百次流浪》再到《随着城市的节奏漫游》,我们就会发现他心理的一些隐秘变化——从“流浪”到“漫游”。刘轩说,“心态上的这种变化无疑跟自己成为父亲有关。你不能够像以前一样,是一个性情中人,想去哪就去哪,像是一股风,吹到哪算哪,现在觉得生活需要有很多实际的考虑。”然而,“不要因为成家立业、当了爸爸,就忘了自己有一颗赤子之心。即使没有时间去流浪,也应该有闲心在所生活的城市漫游,去外面散散步,给自己一点时间……”

正是这种“漫游者”的心态,使刘轩能够细腻地感触到都市里的社会百态。谈到时尚,他说:“时尚对我来说是来自街头的生命,被专业精雕细琢之后的产品。时尚就等于‘时下’,因为大都来自于街头、下层文化。”谈到都市爱情,他说:“我写夜店里男女之间的那种畸形爱情,因为夜店是一个非常地带,每个人进去之后都饰演一个角色,从中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爱情观。”谈到旅游,他说:“我在书中写到了自己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旅游经验,甚至写了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写旅游文学不一定对自己去过那里,但一定要对那个地方有感情。”

如此一来,刘轩多了一个作家的身份,虽然他自己对这个身份也在拿捏之中。随着书籍的出版,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年轻人,而他在书籍和讲演中分享的那些心理学的东西,对这些人们起到了帮助。“我一直不写励志文学,我只是想分享一些东西,有这么多年轻朋友的支持,实在是我的荣幸……如果不好好去耕耘,可能就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可是刘轩也意识到:“要当一个作家,会有一点文字上的压力,大家会把我和爸爸做比较。我只能自己调试,朝着自己的方向,慢慢地找一条路出来,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